

动力学视角下的冲突解决策略

李小平*

【摘要】 传统的冲突解决策略是基于问题解决模型,它着眼于各方的利益关系和沟通、控制等因素在解决冲突中的作用;动力学系统模型主要从推动冲突的吸引子出发,探讨冲突演化的过程。动力学的观点认为,冲突解决的关键在于改变系统内在的动力学性质,即引发和决定冲突演化趋向的吸引子,冲突的解决策略则主要从打破系统的封闭性、改变系统的反馈环路、恢复系统的多维性、创造和激活潜在的正性吸引子等方面入手。冲突解决的最终目的是使冲突各方形成新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和不同于以往的心理和社会环境。

【关键词】 冲突;动力学;吸引子;冲突解决策略

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科塞在其《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就社会冲突现象提出了“安全阀机制”的概念。科塞认为,冲突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好比锅炉上的“安全阀”,通过它可以使猛烈的蒸汽不断排泄出去,而不会破坏整个结构(张卫,2007)。科塞的观点反映了冲突对消减社会群体平时所积蓄的不满和怨恨的作用;但是,如同人际或婚姻中的冲突一样,一次争吵或不满的发泄有时不仅没有起到情绪宣泄、减缓双方矛盾的作用,反而加深了冲突双方的对立,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对抗。

以动力学的观点来看待冲突和冲突的解决是近十年来冲突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它不同于以往静态分析的思维方式,而是强调冲突的过程性、整体性和内在的动力学基础,并通过对影响冲突性质和决定冲突趋势的内在因素(吸引子)的分析来探讨冲突的发生、发展和转化。正如 Coleman 所说,动力学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冲突干预策略的平台,它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冲突的实质(Coleman,2003,2006)。

一、冲突在本质上是一个动力学的过程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冲突的本质以及如何解决冲突一直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题之一(Levine

* 心理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21009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0YJA84001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SHB003)

& Thompson, 1996; Pruitt, 1998)。大量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对冲突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冲突解决的策略。正如冲突研究的代表人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Deutsch 所说,社会心理学对冲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并对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Deutsch, 2002)。但另一方面,过去对冲突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问题解决模型,它着眼于各方的利益关系以及沟通、控制等因素在解决冲突中的作用(Coleman, Bui-Wrzosinska, Vallacher & Nowak, 2006)。从问题解决模型出发的冲突解决策略一般采用静态分析的方法,对冲突发生后各方的需求和相互间的利益关系做出分析和判断,并通过补偿、合作、施压等策略来解决冲突。对冲突的问题解决模型来说,它主要着重于对当下问题的化解,而不是对冲突根源的探讨;另外,冲突的问题解决模型主要是应用于人际冲突,而对群体性冲突尤其是对顽固性、破坏性冲突尚缺乏有效的解决策略。

相对于冲突的问题解决模型,冲突的动力学模型强调任何一个冲突一定有其内在的推动冲突发生、发展的动力学因素,而冲突的解决必须从改变冲突系统的动力学结构入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冲突双方的敌对态度和获得持久性的冲突解决。

冲突的动力学观点的核心是把冲突的相关各方和影响因素看作是一个动力学系统。一个动力学系统是指由一组相互关联并随时间而演化的要素(如思想、情感和行为)所构成的系统,系统内任何一个要素的改变都依赖于其他要素的影响(Coleman, et al., 2006)。Coleman 等人认为,冲突在本质上是一个动力学的过程(Coleman, Vallacher, Nowak & Bui-Wrzosinska, 2007; Coleman, Bui-Wrzosinska & Nowak, 2008; Vallacher, Coleman, Nowak & Bui-Wrzosinska, 2010)。从动力学的观点出发,推动冲突发展的力量主要不是来自各方在利益分配、信仰差异或文化隔阂等方面产生的矛盾,而是来自因利益、信仰或文化等因素所导致的各方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对抗,而且正是由于冲突各方在心理上的

相互排斥或敌视关系构成了冲突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内在动力。

与传统的冲突观相比,动力学的冲突观更强调冲突的整体性、过程性和随机性。

首先,与冲突有关的各个变量表现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同的整体效应。任何一种冲突正是由于其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而构成了该冲突的特定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冲突各方的关系和行为规范,决定了冲突的性质和制约冲突的演化方向(Coleman, et al., 2007; Vallacher, et al., 2010)。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对冲突的干预仅仅局限于引发冲突的部分要素,如制止暴力行为或利益的重新分配等,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冲突。对冲突的根本解决需要冲突各方形成新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它使得彼此不再纠缠于之前争论的问题本身,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认知、情感和行为的模式上,即改变认知上的偏见、情感上的仇恨与愤怒以及行为上的对抗。

其次,任何一种冲突的发生都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认知失衡、不满情绪积累和行为的激发,它是冲突各方相互间在心理上对对方的不满和怨恨逐步升级并最终将敌视的态度转变为对抗的行动的过程。因此,对冲突的干预不能仅仅限于冲突发生之时,而是应该通过对群体态度变化的监控,动态地把握群体心理的变化,甚至还可以利用动力学的方法来预测可能发生的冲突(李小平, 2011)。

第三,冲突的演化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存在跳跃和突变的过程。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看,冲突的爆发是一个系统的内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或者说是与冲突相关联的各方在信念、情感及行为等方面的对立达到了非平衡尤其是远离平衡的状态后,系统性质的一种突变。对于一个存在潜在冲突可能性的系统,其内部具有推动矛盾激化的动力学原因,也就是存在一种推动冲突发生的力量,当这种力量超过一个特定的阈值时,冲突的强度就会以灾难性的方式突然增加(Coleman, et al., 2006)。冲突的发生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即冲突的强

度不是以线性方式逐步增加的,而是具有非线性性的特点。因此,冲突的爆发,既有其因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必然性,也有因偶发因素导致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表现在当对立的各方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情势之下时,一方的只言片语、一种激怒对方的表情、一个侮辱性的手势,都会造成冲突的突然爆发,即产生所谓的“蝴蝶效应”。

二、冲突的性质由吸引子决定

对一个动力学系统来说,它的演化路径是由吸引子决定的。所谓吸引子(attractor)是指一个系统在随时间演化的过程中从开始时变化广泛的状态趋向于一个变化维数比原始空间低很多的最终状态(Coleman, 2006)。形象地说,一个吸引子它“吸引”了系统的行为,使得系统可以从不同的初始状态最终演化为由吸引子所规定的一个确定状态。吸引子反映的是一个动力学系统的内在属性,它引导、支配着系统演化的途径和最终归宿。比如,一个小球从碗的边缘落下,那小球在经过碗的底部后还会由于惯性的作用再上升,然后再落下……最终它停留在碗的底部。在这种情形中,碗中央的某个点就是一个吸引子——一个不动点吸引子。在没有吸引子存在的情况下(如一个线性系统),系统的状态将随着影响它的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如分子运动的速度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快。但是,当一个系统的动力学特性受到吸引子支配的时候,系统就会抵制外部的影响,即使发生暂时的变化,但最终还是返回到吸引子所规定的状态中来(Guastello & Liebovitch, 2009; Vallacher, et al., 2010)。

对一个冲突系统而言,吸引子的存在会使得各种思想、情感、行为、规范,甚至是政策法规等进入到一个自组织和自动化的状态(Coleman, 2006; Coleman, et al., 2007; Coleman, Bartoli, Chung, Nets & Gelfand, 2009),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冲突系统被吸引子支配的时候,系统内的各个组成要素都会进入一个特定的状态,或者

说进入一种特定的模式,在这种状态或模式下,系统将按自身的规律运行,并强烈地抵抗来自外界的干预。

由于吸引子的作用是引导和支配一个动力学系统的演化方向,因此吸引子不仅会使得冲突朝向一个稳定的、持续对抗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引导冲突走向缓和与问题解决的方向。也就是说,吸引子对冲突系统存在两种不同的作用,一种是使得冲突不断持续和恶化,另一种是引导冲突朝向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前者称为负性吸引子(negative attractor),后者称为正性吸引子(positive attractor)。我们知道,冲突是所有社会都具有的常态现象,它会发生在任何一个由于需求和利益差异所造成的碰撞情境之中。如果冲突的双方虽然存在需求或利益的矛盾,但各方有着对对方的基本理解和信任,或者双方有着对各自都至关重要的相同目标,因此他们会以一种开放和建设性的态度来讨论彼此之间的分歧,通过观点的交锋而不断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理解、信任或共同目标就是正性吸引子。如果冲突的各方在争夺各自的利益时,怀有对对方的不信任感甚至敌对思想和情感,那么这种不信任感以及敌对思想和情感就构成了一个负性吸引子,它会导致冲突的恶化和持续。因此,任何一个冲突系统的演化趋势取决于其内在吸引子的性质。Deutsch (2002)曾把冲突看做是一种既包含竞争又包含合作的“混合体”(mixture)。当一个系统由正性吸引子所支配的时候,尽管冲突的双方依然有分歧、有竞争,但合作占据主导地位,各方通过协商和谈判实现问题的解决,这种以合作为主导的冲突称之为建设性的冲突,它是推动问题解决和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当一个系统是由负性吸引子所支配的时候,相互间的竞争就极大地压制了所有合作的可能,这种以竞争占主导地位的冲突常常演变为破坏性冲突。对破坏性冲突来讲,原先导致冲突发生的问题已变得不再重要,他们的主要甚至唯一目的就是控制和战胜对方,就是宣泄仇恨和睚眦必报。

因此,从动力学的观点出发,冲突的发展和结束取决于引发冲突的吸引子的性质,冲突的增加或减少是由系统内部吸引子的改变决定的(Coleman, et al., 2007; Nowak, Vallacher, Bui-Wrzosinska & Coleman, 2007; Nowak, Bui-Wrzosinska, Coleman, Vallacher, Jochemczyk & Bartkowski, 2010)。所谓吸引子的改变就是削弱系统内的负性吸引子,培育和强化正性吸引子,最终使得本来由负性吸引子主导的恶性冲突转化为由正性吸引子所支配的良性冲突。也就是说,冲突的真正解决在于改变系统内的动力学性质,它不是简单地让冲突停止或者打破一种对抗的僵局,而是改变冲突得以存在的心理和社会环境。(Coleman, et al., 2007; Coleman, et al., 2006)。

三、动力学模型与冲突解决策略

传统的解决策略是基于问题解决模型,它是将冲突的发生,即冲突的出现作为解决问题的起点,通过对冲突中各方需求的分析,确定双边或多边关系中的利益相关方,然后采取补偿、调停、合作或施压等方式来解决冲突(Coleman, et al., 2006)。动力学模型下的冲突解决是将与冲突相关联的所有要素作为一个整体来等待,这些要素最终决定系统内各方成员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而这种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决定了吸引子的性质,并构成冲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动力学模型的冲突解决策略是通过对冲突过程的分析,采用打破系统的封闭性、改变信息的反馈方式、恢复系统的多维性等方法以最终达到重新建构吸引子、建立新的力量平衡的目的。

1. 打破系统的封闭性

当一个系统被吸引子支配的时候,它就会沿着由吸引子规定的路径发展,即使存在外力的干预而使系统偏离固有的路线——就好像用手拨动落入碗底的小球,虽然小球会暂时脱离碗的底部,但是在吸引子(引力)的作用下,小球

还是会再次落下,系统终将也还是回到原有的轨道上。对由负性吸引子控制的冲突系统来讲,即使我们采用诸如第三方介入调停、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虽然这些手段可以在短期内缓解或制止冲突,但不能从根本上终止冲突。外部干预之所以对一个由吸引子控制的系统难以发生作用,这是因为系统存在封闭性。对一个健康的系统而言,其内部的各种力量基本上是平衡的,即便是一个良性的、由正性吸引子主导的系统,也一定存在相反的观点和意见,存在与外部的信息沟通和相互作用,一个良性的系统一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一个恶性或由负性吸引子支配的系统,系统原先的多样性消失了,冲突中的各方已不再接受也不能容忍与自己看法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在一个同仇敌忾、群情激奋的团体中,任何持反对意见的人都会被视作异己而被驱逐甚至被消灭。因此,要削弱负性吸引子的影响,首先也必须要打破系统的封闭性,一定要让不同的意见进入到系统中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Coleman 在对大学校园内发生的冲突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就采用将大的问题分解为小的问题、制造搅拌器、自由发言、校内媒体介入及圆桌会议等方式来打破冲突各方的封闭性和极化现象,从而达到化解冲突的目的(Coleman, 2006)。

2. 改变系统的反馈环路

打破系统封闭性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改变系统的反馈环路。在一个封闭的冲突系统内,极化的思想会在一个正的信息反馈环路中不断增强。所谓正的反馈环路是指输入的信息加强了原有的思想和情感,而这种极化的心理状态使得人们更加有选择性地接受与自己观念相一致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加强已有的仇恨和敌意,并产生更加极端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因此,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如何阻断维持冲突的正反馈环路,如何引入负反馈机制。比如,在目前所发生的大量群体性冲突事件中,冲突的恶化常常是信息传播不及时、不完整造成的,这就极可能在冲突的某一方形成一个正的反馈环路,他们会不断强化已有的愤怒,形成

极化的意识和对抗的行为。如果冲突的另一方能主动并及时地做出积极反应,也就是引入负反馈环路,将大大有助于阻断正反馈环路的形成。这种动力学的观点正好解释了为什么积极的反馈更容易产生宽恕的行为。

3. 恢复系统的多维性

所谓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ity)是指系统存在着多种变化的可能性,而这些变化将不会改变系统自身的性质。对一个健康的系统来说,它一定存在着可变化的空间,也即一个多维度的变化范围,它可以保证相互间的关系在不同情境下彼此的进退与回旋。比如,在非常信任的朋友之间,既可以有坚定的支持,也可以有直率的批评,还可以有玩笑和调侃,而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对方,都不会影响双方的友谊。可是在一个不健康的关系中,这种多维性消失了,在充满敌意和猜疑的对峙中,一方的一举一动,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会被另一方看做是有目的、有意图的挑衅。在一个群体中,多维性的丧失会造成群体内更多同质的和极化了的的思想,这种同质和极化的思想在冲突的情景中会促进一个强的负性吸引子的形成。进一步的,在一个信念、态度和情感处于单极化(polarization)的群体中,会产生两种现象(Coleman, et al., 2007),一是群体结构出现简单化的倾向,群体的特征、群体中的个体都受到负性吸引子的控制,群体的几乎所有活动都是在不断维持和强化原有的感受、思想和情感,从而呈现出“万众一心”的局面;二是原本起到负反馈作用的因素可能不仅不再能够发挥削弱正反馈环路的功能,反而对冲突的发展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一个人的眼泪本来可以引发他人的同情,从而遏制对他进行侵害的动机和行为,可是在一个充满仇恨和敌意的对抗中,面对一个自己痛恨的敌人的眼泪,可能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个体的侵犯性。

因此,对一个在思想和情感上高度同质和极化的群体来讲,要减少他们对其他群体的敌对态度,就需要改变群体态度一边倒的局面,使不同态度之间建立新的平衡,从而削弱群体内“同仇敌忾”的气氛,恢复系统的多维性。对此,

我们可以采取的方法有:(1)将引发冲突的问题与极化的思想和情绪相分离,即重新审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又是什么,也就是用理性的方式而不是用愤怒的情绪和仇恨的思想来替代对冲突问题的解决。(2)给出对抗群体正面的例子,改变思维单一化、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因为我们知道,不论是自己痛恨的个体还是群体,都不可能真的是“乏善可陈”的,尤其对一个群体而言,任何一个“好”或“坏”的单一判断是不能表示其所有成员的特性的。(3)找出冲突双方的共同点,而这往往是削弱群体内极化思想和情感最有效的策略。(4)强化外部干预。在某些冲突中,如由极端民族主义所引发的群体冲突,群体成员可能完全被一种极化的思想所控制,这时外部的干预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外部的干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冲突,但及时和有力的干预可以遏制群体盲目和疯狂的举动,为接下来的协商和沟通创造条件。

4. 创造和激活潜在的正性吸引子

从动力学的观点看待冲突的解决,其目的主要是削弱导致冲突进一步朝破坏性方向发展的负性吸引子的强度。除此之外,还需要去创造和激发系统内潜在的正性吸引子。实际上在多数冲突中通常包含着不同的吸引子,而冲突的性质是由占支配地位的吸引子决定的(Johnson & Nowak, 2002)。对一个恶性冲突而言,起支配作用的是可见的负性吸引子,而在冲突行为的背后,还隐藏着潜在的正性吸引子。比如,对劳资冲突而言,尽管有时双方立场对立,甚至不可调和,尽管工人可能会采取停工、停产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在这种冲突的背后依然存在事关双方利益的正性吸引子,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再严重的劳资纠纷也并非不可调和,因为双方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只有企业能存在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劳资双方的利益。这里的“共同目标”就是一个正性吸引子。除此之外,理解与信任也是一个强的正性吸引子,如果冲突的双方相互间能够开诚布公,建立互信机制,将可以有效地减少负性吸

引子对冲突发展的影响。比如现在很多企业一方面经营困难,另一方面工人要求加薪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时极易产生劳资之间的冲突。

5. 计算机模拟

动力学的冲突解决策略是从冲突系统内在的吸引子的性质和作用出发,通过对影响系统发展的吸引子的分析,来判断冲突的演化趋向和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法。目前,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合作与冲突解决中心”专门设计了一个名为 Attractor Software Platform 的软件^①,该软件可以从当前的状态、潜在的负性交互作用和潜在的正性交互作用三个方面来评估一个系统的状态和未来的演化趋势(Nowak, et al., 2010)。使用 Attractor Software Platform 对冲突进行分析首先是列举出所有影响冲突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然后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从-3到+3的评估,最后输入评估值,运行该软件后就可以得到反映一个冲突系统的动力学特性,即吸引子的结果。该结果不仅可以显示吸引子的性质(正性或负性),还可以反映吸引子的强度(谷峰到谷底的高度)。

四、结语

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快速转型期,很多社会矛盾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爆发出来。当前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官民冲突、警民冲突现象加剧,并且极易放大为社会危机。虽然冲突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具有的常态现象,而且冲突常常也可以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但是如果面对社会矛盾不是去沟通和疏导,而是一味的打压,那么,在官与民、权势与公众之间就会形成强烈的对立,这种对立将使得民众产生怨恨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而怨恨和不信任正是隐藏在社会最深层的不稳定因素,它构成了引发恶性冲突的负性吸引子。因此,对冲突的预防和干预最有效的方法是消减和弱化导致冲突发生和发展的内部动力,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系统的动力学结构,才能实现冲突的性质由恶性到良性、由破坏性到建设性的转变。

参考文献:

- 李小平,2011:《从动力学的观点看冲突和冲突的干预》,《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 武杰,2004:《跨学科研究与非线性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魏诺,2004:《非线性科学基础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
- 张卫,2007:《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形成及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第5期。
- Coleman, P. T., 2003, “Characteristics of protracted, intractable conflict: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a meta-framework—I”,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vol. 9, pp. 1-37.
- Coleman, P. T., R. R. Vallacher, A. Nowak & L. Bui-Wrzosinska, 2007, “Intractable conflict as an attractor: A dynamical systems approach to conflict escalation and intractabili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0, pp. 1454-1475.
- Coleman, P. T., 2006, “Conflict, complexity, and change: A meta-framework for addressing protracted, intractable conflicts—III”, *Journal of Peace and Psychology*, vol. 12, pp. 325-348.
- Coleman, P. T., L. Bui-Wrzosinska, R. Vallacher & A. Nowak, 2006, “Protracted conflicts as dynamical systems”, in A. Schneider and C. Honeyman (eds.), *The Negotiator's Fieldbook*, Chicago, IL: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p. 61-74.
- Coleman, P. T., A. Bartoli, C. Chung, R. Nets & M. Gelfand, 2009, “Surveying attractor landscapes for conflict: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lict, culture and complex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2nd Annual In-

^①Attractor Software Platform 软件可以从 <http://attractorsoftware.org> 获得。

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lict Management Conference, Kyoto, Japan.

Deutsch, M. , 2002, “Social psychology’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onflict resolution”, *Negotiation Journal*, vol. 18, pp. 307 – 320.

Guastello, S. J. , L. S. Liebovitch, 2009, “Introduction to nonlinear dynamics and complexity”, in S. J. Guastello, M. Koopmans & D. Pincus (eds.), *Chaos and Complexity in Psychology: The Theory of Nonlinear Dynamical System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 – 16.

Johnson, S. L. & A. Nowak, 2002, “Dynamical patterns in bipolar depress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6, pp. 380 – 387.

Levine, J. M. & L. Thompson, 1996, “Conflict in groups”, in E. T. Higgins & A. W. Kruglanski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 745 – 776.

Pruitt, D. G. , 1998, “Social conflict”, in D. T. Gilbert, S. T. Fiske & G. Lindzey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4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pp. 470 – 503.

Vallacher, R. R. , P. T. Coleman, A. Nowak & L. Bui-Wrzosinska, 2010, “Rethinking intractable conflict: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al systems”,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5, pp. 262 – 278.

(责任编辑: 蒋永华)

A Dynamic Perspective on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ies

LI Xiao-ping

Abstract: Traditional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y is based on a problem-solving model which focuses on the role played by such factors in conflict resolution as the interest relations,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Unlike the problem-solving model, the dynamic system model highlights the role played by the attractor which promotes the escalation of conflict, and explore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a conflict.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the key to conflict resolution consists in changing the inherent dynamical nature of a conflict system, which means changing the attractor that initiates and determines the evolution of a conflict in time. The dynamic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ies involve breaking up the closed system of a conflict, changing its feedback loops, restoring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its system and creating and activating the latent attractors. The ultimate aim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are to form a new mental and behavior pattern along with a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conflict; dynamics; attractor;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ies